

书评精选

一本优美且叙事风格创新的处女作……吉姆·林奇以强烈的故事性及鲜明的人物，让这本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将科学与诗的意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纽约时报》

这本小说由迈尔斯的经历引出一幕幕神秘、未可预知、荒唐可笑而又骇人的事件，它直指我们的心灵深处，开阔我们看待自然的眼光，是一本超越读者年龄界线的杰出作品。

——《学校图书馆期刊》

本书是这么的令人迷醉，它就像一个可以丰富多变的万花筒，给予读者多面向的思考角度。你完全无从抵抗迈尔斯的世界，一件又一件预言成真的惊人事件，在作者吉姆·林奇笔下具有十足的说服力，读起来相当过瘾！

——《旧金山纪事报》

吉姆·林奇以这部充满隐喻的小说提醒人类的自以为是，他独特

的说故事技巧，对于那些喜欢探索新奇小说的读者而言，必然是一大收获！

——《好书指南》

诗意、内敛、晶透、令人折服的小说！

——《泰晤士报》

太惊讶了，它竟然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实在是相当精彩、耀眼！

——《O，欧普拉杂志》

这本让人惊艳的小说融合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寂静的春天》两本经典文学作品的精神。如果小说是个发光体，来自本书的光亮必然会照耀你的书架！

——俄勒冈州尤金市，《记录卫士报》

就像《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男孩主角一样，迈尔斯既是个天才，但也敏感、单纯，生活中拥有许多无可解决的难题。他是个相当吸引人的角色，他的经历也绝对令你难忘！

——《迈阿密先锋报》

这是现代版的《麦田守望者》。我们敢说，你只要打开读了它，铁定会放不下来……

——英国最受欢迎的“查理&茱蒂”读书俱乐部

这本小说出现在许多读书俱乐部的书单里，一点也不让人惊讶，

它是这么动人，却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底特律自由报》

无论你对海洋的主题有没有兴趣，你都能在这本不凡的杰作中获得独特而美妙的阅读经验！

——《出版家周刊》

魅力不可挡的小说！丰富的寓意，以诗意装点的氛围，真诚却不失幽默。

——《洛杉矶时报》

这个故事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读者可以重新思量我们和自然界的
关系。

——《华盛顿时报》

推荐序

海湾里的一出戏

作家 / 廖鸿基

美国西北角的一个峡湾，成为了这本书的舞台；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暑假，他在这海湾里的足迹与船痕共同演绎了这则故事。作者在书中借一名记者的话为这则故事下了简单的注脚——这只是一则关于某个小男孩不断在峡湾区发现新奇玩意的故事而已。

但是，被喻为美国最伟大的自然文学作家，蕾切尔·卡逊^①，她的魂魄、她庞博的自然知识及对海洋汹涌不绝的情感，借由小男孩还魂贯穿在整本书里。对照小男孩在潮间沼地上的许多离奇发现，或许可以用蕾切尔·卡逊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原因。她说：“如果我的书中有关于海洋的诗，那并非我刻意放进去的，而是在真心诚意地描写海洋时，没有人能够不用到诗。”

小男孩视蕾切尔·卡逊为偶像，熟读她的每一本书，凝视大海，

① Rachel Carson (1907—1964)，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作家，以环境污染与海洋自然史的论述闻名于世，她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

对海洋有着无止境的好奇。每天，他至少用数个小时在退潮的沼地上看、听和触摸，如此的融入、体验和观察，加上书本得来的知识，让他成为这道峡湾的生态专家。他自己说的：“我之所以比一般人看到更多，只因为我是唯一在看的人。”这和蕾切尔·卡逊所说的“诗”的置入，是一样的道理。

故事里安排了许多人物，作者显然意有所指地刻画了其中每一个人物，各自代表了现代多元社会的多个层面：盲目的群众；推波助澜的媒体；青少年的茫然、迷失及对生命的好奇；相当社会化的法官；僵硬的科学家及官僚；宁愿相信神话的密教人士及能力有限的智者先知……

“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想看的事”、“大部分人想看的是美丽怪诞的事物”，不同的层次，产生不同的视野，小男孩之所以离奇甚至传奇，不过是因为他亲临现场，并且看见及听见。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你似乎常在海滩上发现奇妙的生物呢？他的回答直接而有力：因为我一直在看，这里有太多东西可以看。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命运随时都在敲我们的门，我们必须先学会聆听，听见了、听懂了，才会去开门迎接命运。

生养我们的环境，随时都在告诉我们一些讯息，而我们“看见与听见”的能力似乎越来越少。小男孩只是能够看见和听见海洋的平凡人，他无意间讲出“也许地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就被媒体夸大解读为“海滩对小男孩说话”；被密教人士宣扬为“小男孩的频率有可能与神相通”。茫然的社会都对神秘的事物兴趣大发，因而引发了一连串荒谬离奇的情节。其实，就像智者听说的：我们长大后都丧失了这种技巧，所以必须重新学习。

尽可能去看吧，蕾切尔·卡逊说过：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不看”。

这本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因为人与环境日愈隔离而产生

生的种种怪诞情节外，作者还以柔软的故事串联且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而又相当幽默地嘲讽了人世的浅薄和科学的僵硬。“人类总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而科学正是对所有已知事物的解释”、“科学家只是决心将所有事物的魔力都榨得一干二净”；当小男孩无意间发现了海湾里的入侵生物，媒体报道后，科学家克拉马教授对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让我和政府看起来都有点蠢。”蕾切尔·卡逊虽然是本书的魂魄，作者也不忘稍事消遣：“看吧，就算是蕾切尔·卡逊，也不是什么都懂。”

人类对大自然知识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即使是科学也常常出错；“连一滴海水中发生了哪些事我们都不了解，我们当然也不了解所有的事。”世界是如此广博，实在不应僵硬地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知识。暑假将结束前，小男孩说，这个夏天他学到了一件事——“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也学到了“生命是必须独自面对的事，不管是帮人还是被帮助，那都是有限的”。

最后，节录蕾切尔·卡逊的一段话代表这本书的精神——

海之滨，生命的戏剧曾经在此，上演它初登陆地的第一幕戏，或甚至只是揭开序幕。在此，演化的力量至今仍运作不息……在此，生命面对这世界上的宇宙真理，如此奇景犹如水晶般透明清晰。……所以，现在联结了过去和未来，所有活着的生物都与他周围的一切有所关联。

我很早以前就学到，如果你说出在涨潮时看到的景象，人们会认为你在吹牛或说谎，但事实上你不过是想尽可能地解释清楚那些奇异又美妙的事物罢了。我对于自己所看到的那些景象，多半只是轻描淡写，因为我找不到足够有力的字眼去形容，不过，这正是海洋生物和我生长的那片内海海湾的特质。除非你是科学家、诗人或演员，否则别期望自己能做出精确的描述；而且即便你是，也往往办不到。事实上，对于那些景象出现的地点和时间，我有时候并没有说实话，但根据这稍稍偏离了的方向去寻找，我不但看到自己说过的一切，甚至更多。

大多数人都知道，海洋覆盖了地球三分之二的表面，但会花时间去了解其中一二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只要在你解释潮汐的原理时，看别人的态度就知道了。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海洋每天都会膨胀隆起两次，形成一股缓慢、难以察觉却又巨大的波浪涌上我们的海滩。当你解释这种基本知识时，人们会盯着你，好像你在编故事一样。再者，潮汐不会出现在新闻里，它们不像洪水那样造成破坏，也不像河水一样流出海口，它们的运作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所有人都能告诉你太阳的位置，但问到潮汐在哪里，只有渔夫、养蚝人和经验丰富的水手不需左顾右盼也能知道答案。我从小到大常听一些看似很聪明

的大人说：“多么美丽的湖啊！”无论我们礼貌地指正他们多少次这里是海湾，是和全世界最大的海洋相连接的内海，还是没用。就算我们指着地图，告诉他们太平洋靠着胡安·德富卡海峡^①这个吞吐口，会一路连接到我们这个位于普吉特湾^②南端的多泥浅水小海湾，但他们仍然记不住——就像海滩上的清道夫，你永远都无法让他们了解，他们的脚所踏过的地方正是一大群贻贝的屋顶。人们大多不愿花时间去思索这类问题，除非他们刚好在夜间退潮时带着手电筒到沙滩上闲晃，亲眼目睹生命在浅水中吐着泡泡、浮掠而过或是喷出水柱。在这之后，他们将很难不去思索生命的起源，以及最初那个没有人行道、塑胶和人类的地球。

人通常要花好几十年，才搞得清楚自己对宇宙的观点——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话。我自己是在那个奇特的夏天才弄清楚——那个被铺天盖地袭来的科学、名气和各种神秘圣灵的说法所簇拥的夏天。也许你还记得关于这个事件的零星消息，看过那张我满眼血丝，像孤儿一样站在泥滩上的照片。你可能还有印象，在那引人注目的疯狂祭典之后，《今日美国》将一切归咎到我身上，名为“弥赛亚小鬼”的可笑头条新闻；你甚至可能在伦敦的《泰晤士报》或《曼谷邮报》上看过同一篇抄来抄去的报道。更或者，你本身正是不远万里到我们海滩来亲眼瞧瞧的千百名好奇观光客之一。

① Strait of Juan de Fuca，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和美国华盛顿州之间的海洋通道。

② Puget Sound，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区，通过胡安·德富卡海峡与太平洋相连。整个海湾周边地区集中了华盛顿州九大城市中的六个：西雅图、塔科马、埃弗里特、肯特、贝尔维尤和费德勒尔韦。

会引起这样的骚动，有部分原因是我的外表所致。当时的我还是个皮肤粉嫩、身高一百四十二点九厘米、体重三十五公斤的“女高音”。虽然我是个阅读速度飞快、对性越来越好奇的十三岁失眠症患者，但外表看来却还像个九岁的天真小鬼。而我之所以会失眠，都是蕾切尔·卡逊害的。她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过世了，但我无法抗拒地一遍又一遍阅读她的著作。我甚至还曾经用大声朗诵的方式来牢记她的《大蓝海洋》(The Sea Around Us)。

整个海洋，就连在海洋深渊最深处所有水滴，对于创造出潮汐的神秘力量都毫无所悉，也无以回应。

你是怎样看待这句话的？打个哈欠然后把灯关上吗？

我家是间铁皮顶的小屋，位于潮湿、雾气弥漫的海峡底端，太平洋喘息的所在。更往北一些，水花飞溅的断崖上若隐若现地矗立着一栋栋梦中豪宅，但到了奥林匹亚湾^①附近，岩石已化作细碎的沙砾，浅褐色的断崖逐渐转为绿色平原，而沿海的豪宅也变成一间间改建过的度假小屋。

我们家门环立着半圈结实的矮桩，每年少数几次大涨潮时会被整个浸湿。房子后方有一栋独立的车库，我就住在里面一间还算凑合的储藏室里，那儿还附了一间小小的橱柜式厕所，就和帆船上的一样。我房间最棒的是天花板低矮倾斜，刚好让成人止步，而且背面还有个楼梯，可以让我在晚上偷溜出去却不被发现。我生命中的那个令人难

① Olympia's bays，文中的奥林匹亚市，是美国华盛顿州的首府。

以忘怀的夏日夜晚，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将短铲、背包和夹链塑胶袋装到我的小皮筏上，然后向北划出斯库克姆查克湾。从彭罗斯角附近进入查塔姆湾，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环绕着半圈雪松的平坦碎石浅滩，看来就像一片闪闪发亮的巨大圆盘。那是凌晨两点十五分，距离整个夏天夜间退潮最低位的时刻还有一小时。就像得了白化病一样的月亮，是如此的靠近而明亮，仿佛还会散发温热的气息。没有风，也没有说话声，只有偶尔传来挥动翅膀的呼噜声、蛤蚌喷水的声音，以及退潮海水流经沙砾所发出的微弱啾啾声。能感受到的大部分都是气味——活着的、死了的或是垂死的海藻、海白菜、蛤蚌、螃蟹、沙钱^①和海星所散发出来的腥气。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去卖钱。我卖过海星、海螺、寄居蟹和其他潮间生物给公立水族馆，也卖过蛤蚌给奥林匹亚的一间餐厅，还卖过各种海洋生物给一个私人水族馆的掮客——他每次开着粉蓝色的埃尔卡米诺小卡车猛地停在我面前时，总是让我喉咙一紧。几乎所有东西都有人要买，而且我发现在明亮月色下采集来的往往是最佳货色，这使得我的失眠症更严重了，也让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变得更复杂，因为我在黄昏之后是被禁止到沼地上来的。但是，夜色也许会让你看不清四周，却也能让你看到更多，尤其是那些结果证明并非事实的东西。

我借着微弱的光线往前走，头上的探照灯一弹一跳，沙钱和蚌贝像一个个迷你圆盘卫星天线般朝天躺在地上，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压碎它们。我先是看见一个紫海星，又发现在海滩更高处还散布了超过

^① sand dollars, 一种海胆纲的棘皮类动物。

十五个，它们的五只腕足耸起，背对海面，像慢动作的风车一样盘转着往前爬。不过它们都不够特别，没办法卖给水族馆。就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大部分人想看的只是美丽怪诞的东西。

我从沙砾地一直走上细沙和泥地，见到一个巨大的玉螺，这是蚌类的杀手克星，它高顶在身上的壳显得不合比例的小，像起重机的驾驶室，而底下肥胖、布满黏液的身体则在沼地上来回搜寻倒霉的蛤蚌。玉螺很难找，因为它们通常都埋在沙堆深处吃蚌类。它们会用有锯齿的小舌头在蚌类的绞合处正上方钻个洞，然后注入一种肌肉松弛剂让蚌肉融化，再像喝奶昔一样将蚌肉由小洞中吸出。这也就是为什么蚌类的空壳总是碰巧在相同位置上有个完美的小圆洞，感觉就像有人曾想用它们来穿项链，或是整个蚌类家族都被黑道杀手用同一种手法谋杀了一样。

一队活泼的紫滨蟹在玉螺旁亟亟乱转，拖着过大的螯足，像握着乌兹冲锋枪似的。我考虑要不要捡起玉螺，但我知道，就算它像软骨功特技演员一样挤回壳内，还是会在我的背包里占去太多空间。所以我只是记下它的位置，继续前进。我突然看见了一道蓝色闪光。其实那并非真的闪光，不过是月光在它身上反射出的光影。我调稳了头上的探照灯，靠近一点看，原来是一只散发着蓝色光辉的海星，就好像刚从烤炉中被拖出来一样。不过怪异的还不只是它的颜色，它下方的两只腕足奇怪地紧贴在一起，顶上的一只则直直地往上延伸，两侧还各有一只垂直往外，看起来就像一根立在黑色泥滩上的蓝色十字架。

杂色海星十分常见，但我观察过好几千只海星，却从未看过这种颜色或姿势的。我把它捡起来，它腹部的颜色就像黑人的手掌一样苍白，而且下端的两只腕足是连在一起的。我很怀疑它这样要如何移动猎食，但它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上百只的细小管足显然也功能正常。我将

它放进塑胶袋，加入一些水后密封起来，放到背包中。之后，我继续蹒跚地涉水前行，往史坦纳法官的中型牡蛎田走去。

要是我在那里被逮到，就可以用照顾法官的牡蛎做借口。他每月给我二十美元让我照料牡蛎田——当然不是在晚上。不过，万一有人问起我在这时候到牡蛎田干什么，能找到借口来回答总是不错的事。我有史坦纳法官当靠山，而且我很清楚大家对他的感觉。只要他在附近，我父亲一定会将衬衫下摆塞好穿戴整齐；而且当这位法官用他低沉舒缓的声音说话时，绝对没人敢插嘴。

在靠近牡蛎田时，发生了一件总能在黑暗中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的事——我看见法官的牡蛎田周围三十厘米高的网栏上，爬着几十只滨蟹。螃蟹在一小群一小群时还挺好玩的，但到了晚上它们全聚集在一起时，就会把我逼疯，尤其是它们在水里移动的速度比在陆地上还快两倍。当天晚上的螃蟹很明显比平时多——而且也更大，所以我尽量不让视线范围移动太快。但这压根没起任何作用——我看见了上百只，甚至上千只螃蟹，像坦克部队般聚集在一起。我往后退了几步，感觉到它们的硬壳就在我脚边嘎吱作响。我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努力平静下来，将头灯照在正在网栏上勇猛攀爬的三只红岩斜纹蟹身上，看起来简直像是几个大头目正领导手下进行一次越狱大逃亡。突然间，我听到咔咔的响声，它们正用螯钳紧紧抓住围栏，将披盔戴甲的身体撑得更高些。那声音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法官的牡蛎正遭受围攻，但我没办法介入——我觉得自己不该多管闲事。

我小心翼翼地走开，因为我知道，万一脚打滑摔倒了，不但靴子里会浸满冷水，还得忍受它们从我身上掠过的感觉。我绕到牡蛎田的另一端，发现那里的螃蟹相对少很多，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正值退潮，海水在最高点犹豫踟蹰，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似乎是在耐心地等待地

球重力引擎的推动。几十只焦躁不安的蛤蚌开始一起喷水——每当震动的沙粒发出掠食者来袭的警告时，它们都是这副反应。我停下脚步，与它们一起等待，想亲眼看看潮汐回流时，为蛤蜊、牡蛎、贻贝带来浮游生物大餐的景象。此时水深及踝，我的脚已经有些麻木，目光也放松涣散，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只海蛞蝓。

我在沼地活动这么多年，却从未见过海蛞蝓。当然，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也在水族馆中触摸过，但野生的还是头一回见，而且照片中也远没有这般美丽。

它只有七八厘米长，但透明的身体背后却伸出十几根角状“羽毛”，尖端透出淡淡的橘色荧光，就像是它体内点亮出来的一样。

海蛞蝓常被称为海蝴蝶，但这个称号并不足以描述它们令人目眩的斑斓色彩。在北太平洋里，为了配合周围苍白暗淡的环境，几乎所有生物都会伪装自己，海蛞蝓却是个例外。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味道让人难以恭维，不需要靠伪装来求生；但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它们确实美得令人震惊，所以能四处畅行无阻——就像我们平常碰到孔雀、游行花车和超级名模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我把海蛞蝓——它几乎没什么重量——装进塑胶袋里，放在背包中的海星旁边。接着我远远地避开螃蟹，找到之前发现的玉螺，戳戳它的肚子，等它缩回壳里后便收进袋子中。一切妥妥，我摇着船往南朝家的方向划去，近乎满月的月亮静静地照耀着水面。

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

深黑色的泥沼地在夜色中隐隐浮现，就像一长片湿润且平缓的沙丘，直直地延展到我家门前的斯库克姆查克湾。这里看起来似乎贫瘠得无法供养任何生命，但只要你了解它，你总能找到肥美的蛤蜊和其他有趣的海洋生物；倘若你对它一无所知，你只能盲目地陷在细软的

泥地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决定要过去看一下，毕竟离日出还有一个钟头，而且那个时刻月光下沙滩的模样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我无法抗拒地划了过去。

我先是听到了声音，像是在呼气，又像是在叹息。我立刻猜想会不会又有鲸鱼搁浅了。两年前的夏天，曾经有一只年幼的小须鲸被困在那里，也是不断发出类似的声音，后来救援人员一直到涨潮海水够高时，才设法帮它重获自由。整个城市的人全把它当成自己的小宝宝，在引导小须鲸回到较深的水域时，都骄傲得不得了。于是我四处搜寻是否有庞大笨重的身影，但哪儿都没有。我等待着，却没再听到任何声音。不过，我还是往原本传来声音的方向走去——本来我尽量不想踏进泥地里的，但现在看来必须如此了。我很了解这块沼地，你走在上面随时都有可能被陷住动弹不得，所以不要冒险越过被潮水冲上岸的贝壳和沙砾所形成的警戒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尽管如此，结果我的膝盖还是两次陷到泥里，靴子里浸满了冻人的海水。

南湾算是峡湾中较温暖的一端。整个峡湾中大部分的海湾都不超过十三米深，斯库克姆查克湾甚至还要更浅，不过即使在八月水温也很少会超过十三摄氏度，通常都冷得让你喘不过气来。我继续走着，心中逐渐产生一个念头：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要发现。

当我停下来休息、拉正我的背包时，头上的探照灯从“它”的身上闪过。我第一个念头是：一只巨章！

普吉特湾里有全世界最大的章鱼。它们通常重达四十五公斤，就

连伟大的雅克·库斯托^①也曾亲自跑来研究。但当我看到那长长的管状身体和混乱交缠的触须时，我意识到这绝不是章鱼。我又走近了一些，和它距离不到五米，足以让我看清它正微微颤动着的巨大圆柱状呼吸管。此时，我已无法分辨它是否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我耳中除了自己的脉搏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妈妈曾经告诉我，她的的心脏比一般人大，我完全认同她的说法。因为有时我真觉得自己的心跳声，以一个我这种体型的小男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那奇怪的生物身体呈尖三角形，窄窄的鳍像翅膀一样摊平在泥地上，但我没法估量它从头到尾究竟有多大，它的触须究竟有多长——我害怕得根本不敢将目光从它交缠的触手上移开片刻。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能碰到我，它的触手得有我的脚踝那么粗，上面还布满了五毛钱硬币大小的吸盘。只要那触手稍稍抽动一下，我一定会拔腿就跑。因此，我盯着它却又不敢真的看它，视线因我的心跳而变得闪烁不定。我把看到的枝节、片段，试图在脑海里融合拼凑，却始终无法确定它的全貌。我知道它绝对是那个东西，但我连去想那几个字的勇气都没有。接着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那个陷在一大坨橡胶似的物体中、黑得发亮的盘状物，实在圆得太完美了，根本不可能是泥巴或光影反射。

——我忍不住尖叫出声：它的眼睛足足有一个轮胎的钢圈那么大！

^① Jacques Cousteau (1910—1997)，法国知名航海探险家，被誉为“地球卫士”、“环保之父”，1956年他制作的深海题材纪录片《寂静的世界》(The Silent World)，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克拉马教授家的电话答录机一启动，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妈妈穿着西雅图水手队的T恤、拖着脚步走出来，把食指压在嘴唇上，仿佛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别把爸爸吵醒。我用一只手挡开她，她发现我脚下的厨房地板上有一摊逐渐扩大的泥水，开始咬着牙咒骂。我不理会她，继续疯了一样地大声留言，她只好暴怒地冲进洗衣间。这时教授接起了电话，我重复着和刚刚一模一样的话，只是更大声了，我听见自己大叫：“那是一只巨鱿！”

并非我想那是一只巨鱿，也不是那可能是只巨鱿，我只是在陈述一事实，发生在这个凉爽的黎明里的事实。原本还在怒气冲天拖着地的妈妈，停下手中的活儿，眯着近视的泡泡眼盯着我看，仿佛她儿子说的是什么古怪的外星语言。

我看过很多关于巨鱿的书，我知道巨鱿最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出没的地方。它们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的，特别是像这样一个海水几乎不流动的小浅湾，一个距一家小酒馆只有几百米远，离保龄球场、高尔夫球场和州政府大楼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它们是绝不会出现的一一不是很少，而是从来没有。大部分被发现、可谓少之又少的巨鱿，不是出现在鲸鱼的肚子里，就是摊在新西兰、挪威和纽

芬兰的海滩上。

还有一点就是：它们被发现时都是死的，除非你把那些古老水手传说中会攻击船只、与鲸鱼搏斗的六十米长的巨鱿也算在内。我知道大多数人宁愿相信神话也不相信科学，尤其是说到海中怪物的时候，因为这让他们更有理由害怕海洋。我是从不理会那些废话的。但在沼地上与那只庞然大物两眼相对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拔腿就跑，虽然我靠岸之前的目的是去救它。

克拉马教授到达时，泥滩已在晨曦照耀下闪闪发光，逐渐涌起的潮水在微黑的沙丘上开辟了一条交杂着泡沫和海藻的大道，但距离搁浅的巨鱿仍有好几米远。教授不是一个人来的，跟在他身后的还有本地鲸鱼救援小组：包括三位女士和两位绑着马尾的男士，他们拿着毛巾、水桶和相机，从货车中艰难地走进泥滩里。

他们都只把我当做某个不相干的野孩子，直到教授说明我就是打电话通报发现那个“生物”的家伙为止。我当时对教授称呼它为某个“生物”感到不满，认为他有些瞧不起我，而事后我才了解原因。不过我对于他的信任还是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他不只自己赶来，还惊动了地方的救援队。更何况，他还没有亲眼见到它呢。

克拉马教授是我最喜欢的大人。在他帮霍尔沃森太太代课带我们去实地考察旅行时，我问他好多问题，因此他邀请我到他的实验室去。他向我展示了一小滴海水里所存在的所有动植物，让我看到胡椒粉大小的生物是如何靠比它更小的植物维生的。我完全被迷住了。他还教我搜集标本的方法，给了我一台显微镜、一个将近八十升的水族箱，最后还给我一堆名单，告诉我有谁愿意购买我所搜集到的东西。他不是像蕾切尔·卡逊那样的偶像，而只是一个脑袋里有正确知识的凡人，他全身上下看起来最与众不同的，只有那头卷发，直直地由他头皮上